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管子

(附校正)

(四)

戴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戴君子高寄其所著管子校正。屬序於蔭。蔭何足以序子高之書哉。蔭之慕子高久矣。則於其書何可以無言。自明人刊書而書亡。諸子幸以道藏本得存。管子不列於道藏。故屢經明人刊刻。其書在若泯若沒間。吾吳黃蕘圃有紹興本。其中足證各本之謬者實多。如形勢篇。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未誤爲得幽。邪氣襲內。未誤作入內。莫知其澤之。未誤作釋之。其功達天者。天圍之。未誤作達之。乘馬篇。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未誤作太山。藪鑣纒得入焉。未誤作纒得。版法篇。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未誤作象法。幼官篇。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下。未衍之字。則其攻不待權輿。明必勝則慈者勇。未誤作權輿。宙合篇。內縱於美好音聲。未誤作美色淫聲。樞言篇。賢大夫不恃宗室。未誤作宗至。八觀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朝之臣。右下未衍求字。法法篇。矜物之人。未誤作務物。內亂從此起矣。未脫矣字。小匡篇。管仲詘纓撻衽。未誤作插衽。維順端慤以待時。使注。待時待可用之時也。也上未衍而使之三字。霸言篇。驥之材。百馬代之。又彊最一代。未均誤作伐。戒篇。東郭有狗。嚙嚙注。枷謂以木連狗。未誤作假謂。形勢解。臣下墮而不忠。未誤作隨。而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下。未衍勸者二字。亂生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未誤作衆人。使

人有理。遇人有禮。理禮二字未互倒。版法解。往事必登。未誤作畢登。海王篇。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未誤作問口。山國軌篇。不藉而贍國。爲之有道乎。未誤作道子。皆與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相合。其他類是者尙多。今歸東昌楊氏矣。子高陳碩甫先生高足弟子。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是書精當。必傳無疑。先是湘鄉師聞蔭欲爲刊其所著書。併欲重刻管子。且推及荀賈董劉揚老莊列淮南諸子善本。會師歸道山。其議遂罷。而子高亦病矣。古學廢興。閒不容穢。可慨也夫。

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吳縣潘祖蔭。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管子校正

卷一

牧民第一 經言一

地辟舉則民留處。望案。朱東光本作地舉辟則可留處。據尹注。似亦作地舉辟。舉處爲均。上下文皆協均。此不宜獨異。輕重甲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事語。地數二篇並曰。壤辟舉則民留處。是其明證。朱本可字誤。

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太平御覽居處部十。資產部十六引此。均無廩字。

野蕪曠則民乃營。元刻本蕪曠作無儻。望案。營疑荒字之誤。荒與曠爲均。或作蕪誤。

不障兩原。丁氏士涵云。璋當爲障。高誘呂覽注曰。障塞也。說文訓隔。隔亦塞也。又土部。障。擁也。義亦相近。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丁云。悟疑信字之誤。神信爲均。

滅不可復錯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錯作得復。御覽六百二十四治道部引。錯作措。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王氏念孫云。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蘇文類聚治政部上。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政之所行。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之。則失其旨矣。孫氏星衍說同。我存安之。御覽治道部五引作我安存之。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治要引畏作恐。孫云。下文曰。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作恐字是。積於不涸之倉。治要引涸作凋。

使民於不爭之官。趙蕤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望案。鄭注周官士師曰。官官府也。不偷取一世也。治要一作壹。

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日本安井衡纂詁引豬飼查博云。威令之令疑衍。

右士經。顧氏廣圻云。士字當是十一字并寫之誤。

毋曰不同生。俞氏樾云。生與姓古字通。此同生卽同姓也。詩杕杜傳。同姓。同祖也。禁藏篇。如典之同生。典乃與字之誤。如與之同生。義亦猶此矣。

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王云。國當爲邦。上文生聽爲均。鄉行爲均。此邦從爲均。今作國者。是漢人避諱所改。宋氏翔鳳說同。

如地如天何私何親 張氏文虎云私疑疏之誤韓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卽本此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望案朱本作如日如月誤日與節均古日月二字聲不同部詩齊風東方之日篇可證

召民之路 丁云召詔之段字爾雅釋詁詔道也

是謂聖王 宋本朱本聖王並作賢王御覽皇王部一引與此同

兵甲彊力 治要彊作勇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 宋本惟作唯

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俞氏正燮云此分字卽乘馬篇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注非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丁云爲政與上爲長對文政當讀爲正爾雅釋詁正長也俞說同

委於財者失所親 丁云廣韻委俗吝字當改正

右六親五法 丁云六親與五法當分章宋本及劉氏續補注本子目下分爲二是也

形勢第二 經言二 丁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山高名形勢

山高而不崩 埤雅引崩作陲

則祈羊至矣。張云：祈羊費解。羊疑祥字之譌。國準篇云：立祈祥以固山澤。是其證。則沈玉極矣。宋本玉作王古玉字。

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王云：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

解正作託幽。

銜命者君之尊也。後解銜命作銜令。

上無事則民自試。元刻則作而與後解合。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宋本修作脩。後凡修字皆同。王云：朱東光說蜀乃器字之誤。是也。後解

作蜀亦誤。

望案王氏廣雅疏證訓蜀爲一與此異

脩當爲循。亦字之誤也。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書只爭一畫。傳寫

往往譌溷。事試爲均。循言爲均。循順也。

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從也。文選陸雲蒼張士然詩尙書中侯曰循順也。注引廣雅曰循從也。言人

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曰：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

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

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

循正

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章畫。

今本畫譌作書。辯見宙合

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

爲循。言君子道德如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

則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

循亦從也。下文曰：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也。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鑒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常爲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以政治道。脩亦常爲循。緣亦循也。廣雅緣也。政與正同。言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勢篇曰：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脩亦常爲循。循順也。從行也。雅廣曰：從行也。夏小正傳曰：不從者弗行。正篇曰：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脩亦常爲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案實而定名。脩亦常爲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脩亦常爲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後解鏘鏘作將將。唯作維。案將將古字。鏘鏘今字。

蜚蓬之問。宋本問作閒。丁云：閒乃聞字之誤。後解作問。古聞與問通。玩尹注聲問之訓，所見本不作閒矣。易益象傳：勿問之矣。崔注：問猶言也。觀後解云：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語意自明。

燕雀之集。後解雀作爵。

犧慙圭璧 丁云當從後解作犧牲珪璧。侈靡篇曰：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粢，輕重己篇曰：犧牲以魚，犧牲以彘，是作牲爲長，作慙者，後人改之。

不足以饗鬼神 宋本饗作享，是也。說文：享，獻也。饗，鄉人飲酒也。段氏注：凡獻於上曰享，凡食其獻曰饗。張云：此以儀不及物者比之飛蓬燕雀，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云不足以享鬼神。召遠者使無爲焉。丁云：召讀爲招。廣雅釋言：招來也。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

唯夜行者獨有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今本也誤作平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王云：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亦甚明。下溼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既改此文爲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營營之人勿與任大 丁云：營當作咥。說文：咥，訶也。今作苛此從一鄭注：喪服四制云：曰毀曰咥。

說文無營字。心部：懲，寢言不慧也。爾雅釋故：衛嘉也。後解云：推譽不肖之謂營。推譽與嘉誼相近。

讞臣者可以遠舉。宋本以作與同。後解王氏引之云。讞與謨同。集韻曰。謨古作謨。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讞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讞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讞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讞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爲均。憂與道爲均。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均矣。尹注非。

舉長者可遠見也。元刻本見下有者字。後解同。丁云。可下疑脫與字。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孫云。裁古通作材。故形勢解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能比焉。尹注非。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俞云。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

營食者不肥體。宋本朱本營皆作營。與後解合。丁云。集韻引亦作營。玉篇營。嫌食貌。必參於天地也。安井衡云。古本參下有之字。

故曰伐矜好專舉世之禍也。劉續補注云：經文不應有故曰二字。疑衍。宋云：周秦傳記多以是故發端。故曰猶是故。故古也。謂古語也。劉說非。

無廣者疑神。張云：無譙之段字。上文云：譙巨者可以遠舉。望案：據後解云：故事廣于理者其成若神。則張說是。

在內者將假。望案：假當作假。說文：假至也。方言：假，格至也。邪，唐冀堯之閒。或曰：假，或曰：格。曙戒勿怠。俞云：既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當爲夕字之誤。曙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曙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後穉逢殃。宋本穉作穉。

邪氣入內。王云：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並作襲。襲卽入也。無須改襲爲入。孫說同。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俞云：賓讀爲擯。論語：君召使擯。釋文本亦作賓。是也。言主君衣冠不正，則爲擯者亦不肅。猶上文所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也。

天下之配也。王云：天下當爲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卽其證。今本涉上文天下之人句而誤。黃氏日鈔亦云：地誤作下。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宋蔡潛道本作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宋云常從宋本。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來者其人莫來亦與道化而不見來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無往來之體。劉氏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彼係譌字。

莫知其釋之。宋本釋作澤。王云澤釋古字假借。後人不知而妄改之。當從宋本。望案後解作舍。萬物之生也異趣而同歸。陳先生免云生後解作任。任字不誤。趣後解作起。誤。

生棟覆屋。俞云生當讀爲笙。方言云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貌謂之笙。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違。王云古字違圍相通。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鳥鳥之狡。王云當作鳥集之佼。佼與交同。後解云與人佼。宋本如是。今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

切謂之鳥集之佼是其證。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王云見與之交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

隸書交字作友與友相似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佼也。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

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並役當爲佼字之誤。役字古文作更篇人主胡云哀愛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愛或爲哀。役當爲佼字之誤。役字古文作更篇人主胡

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之國。劉云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王云任字古通作壬。因譌爲王耳。望案王字義長。不必改字。獨王者。若桀紂爲天子不若一匹夫也。

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宋本來作往。誤。

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後解兩而字皆作之。張云不可復不可再。猶云雖悔而不可追。尹注非。

權修第三 經言三

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洪氏頤煊云。取當作恥。謂民無愧恥。雖衆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

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臺榭廣也。劉本榭作謝。望案說文有謝無榭。劉本是。

必重盡其民力。治要引此無民字。孫云民力之民。涉上文而衍。

民衆而可一。治要一作壹。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丁云刑當讀爲形。與上文徵字對。下文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是其證。望案韓子難三篇引此文。作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俞云。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外。見魯碑化字隸書或作水。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然後申之以憲令。宋本後作后。後凡後字皆同。

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宋本殺皆作弑。

用之有止。治要止作正。下文用之不止同。

家與府爭貨。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貸。

故野不積草。意林不作無。下文皆作不。

故民情可得而御也。陳先生云。民情之情。蒙上文人情而衍。

故上不好本事。元刻不下有能字。

婦言人事。洪云。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而求百姓之安難。治要無難字。

朝廷不肅。宋本廷作庭。後朝廷字竝同。

上下凌節 宋本凌作凌。治要作下賤侵節。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斂競得。宋云當作臣下閒欺。欺與謀爲均。俞云閒讀爲姦。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閒。公羊作昌姦。是閒姦古字通。

使民偷壹 朱本壹作一下。文壹民同。

好用巫鑿 元刻本鑿作鑿。古字通。

則鬼神驟崇 中立本崇作崇。丁云當作崇。說文崇神禍也。从示从出。崇與上竊鑿均。我苟種之 望案苟當是苟字之誤。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苟與亟通。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云。字又作苟。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竝作不可不重。王云當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今本涉下文兩不可不審而誤。則刑罰不可不審 元刻本審下有也字。是。

立政第四 經言四 治要引此篇名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宋本以作與。治要同。無授字。

則材臣不用 中立本材作財。

道塗無行禽 俞云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曰收禽挾囚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赭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尹注謂無禽獸之行說非。

孤寡無隱治 俞云無隱治與無蔽獄義同周官小宰聽其治訟司市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以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及衛侯注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是古人以訟爲治之證。

故曰刑省治寡 安井衡云曰字疑衍。

大德不至仁 王云至仁卽大德未有大德而不仁者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衆心故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尹注非。

山澤不救於火 孫云救當作敬下文脩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傲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洪說同。

草木不植成 宋本不下有得字植作殖下文桑麻不植於野亦作殖。